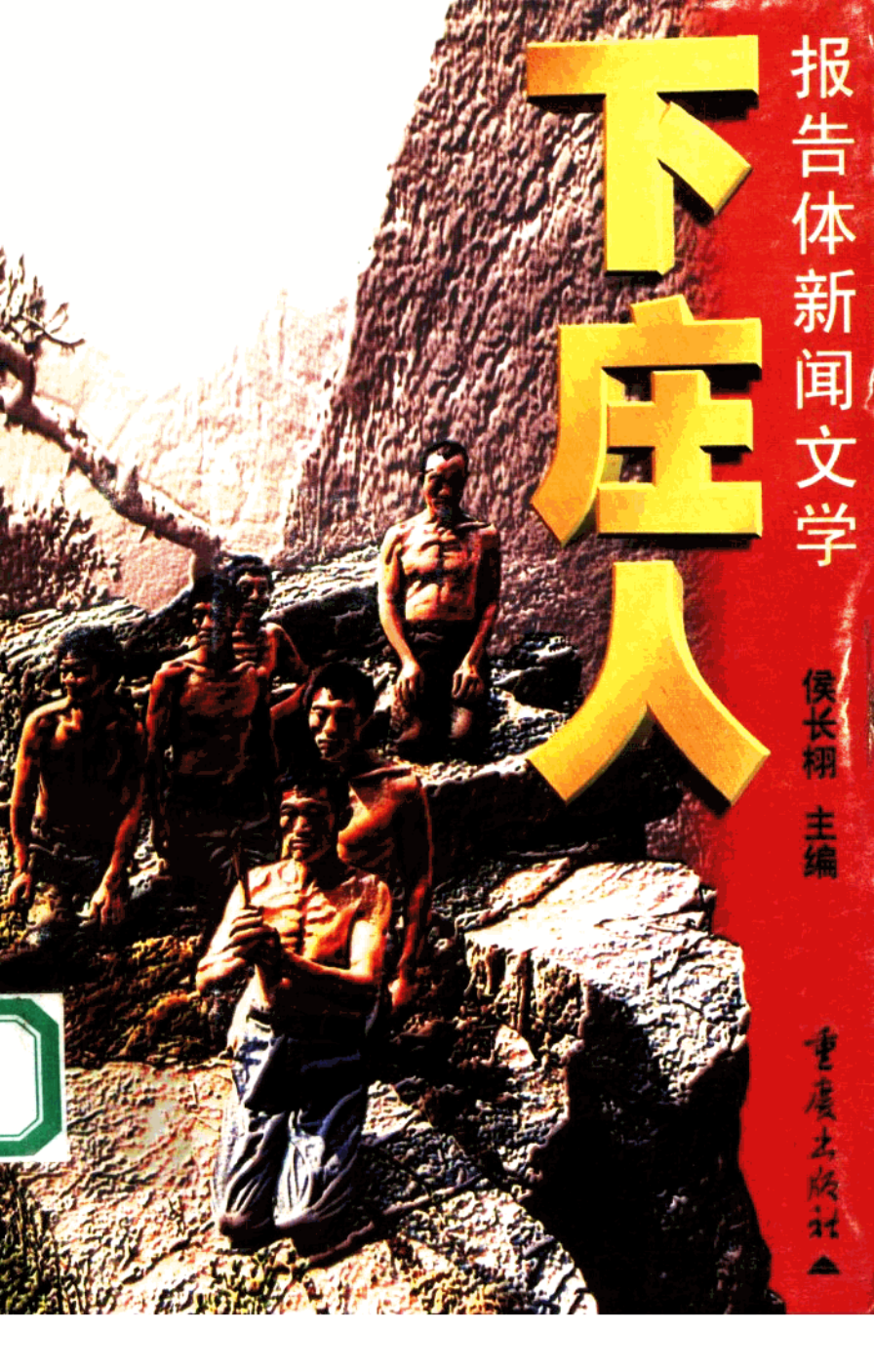


报告体新闻文学

侯长棚 主编

重庆出版社

下庄人



内 容 简 介

在巫山县小三峡的深处,有一个与世隔绝的村落,名叫下庄村。下庄人世代代居住在由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巨大天坑里,从坑沿至坑底有一千一百多米。

以前,下庄是一个世外桃源。下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与坑外没有什么两样。改革开放以后,外面的世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下庄人已渐渐地被现代文明所遗忘。然而,勤劳善良勇敢的下庄人不甘心永做“井”底之人,他们渴望与外面世界沟通,他们需要一条通向未来的生命的出路。正是因为觉醒与执著,下庄人便有了用生命挑战悬崖的壮举。他们宁愿战死,不愿苟存。

就在我们伟大的共和国五十周年华诞庆典的前夕,由万州移民开发区党工委宣传部、万州日报社、万州杂志社的七名记者组成的采访组来到了下庄,他们爬陡坡、登悬崖、攀绝壁,冒着生命危险到筑路一线采访,经历了生

与死的考验。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记者在工地上采访了一个叫黄会元的年轻人，第二天上午十点钟，黄会元就被一块巨石砸下了深谷，献出了生命，当时记者们正在现场采访，他们目击、拍摄了这生与死的全过程……

下庄人的精神震撼着记者们的心灵，下庄人的精神在记者们的思想中得到升华。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写出一篇篇催人泪下的报道，拍摄了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照片。

如果说下庄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那么，这七名记者也应该是英雄的新闻工作者！

我们发现了下庄人

(代序)

中国科学院黄万波教授在巫山龙骨坡考古，发现了具有“亚洲人类起源”研究价值的“巫山人”，这在世界考古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最近，国家科研单位在长江三峡中的巫山南岸的抱龙河畔又发现了有一万多年历史的“河梁人”。中央、国外、地方的媒体都对此报以极大关注。从考古学中研究巫山，发掘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无论在国际国内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媒体与受众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关注让社会的目光转向三峡库区，转向令人神往的巫山。而本人，就是诞生在长江三峡巫峡口的巫山人。

巫山的地域特点是山高坡陡，人多耕地少。除长江而外，交通条件十分险恶，但自然风光却很优美。优美的自然风光背后却是原始的山野，下庄就是这山野中最有特

点的一个村子，她坐落在一个偌大的天坑底部。下庄人对外面的世界略知一二，他们听说外面在如何如何的变化发展，而自身却囿于坑底一筹莫展，刀耕火种与现代文明在下庄人脑际冲撞。下庄人，一代一代地积蓄着冲出低谷的激情，一直到告别二十世纪的今天。虽然下庄人不缺吃少穿，但追求文明与时尚的愿望却越来越迫切，几代人都动过念头要修一条与外界连接的公路，让车子载着下庄的人们走向大宁河，走向县城，走向长江……

可是，几代人的愿望只是一个梦想。尽管改革的春风一度再度，坑沿的岩石依然坚固。

回过头来说我们对下庄、对下庄人、对下庄精神的发现。

我是巫山人，我是在地方党报从事了二十多年新闻工作的新闻工作者——现任万州日报社社长。从认识新闻到新闻实践，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写稿到办报，从舆论监督到受众受益，我不敢妄称自己有多少经验，只是感到我身上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责任——要在党和人民群众的的联系中，使党报、使媒体成为一种粘合剂。

因此，我要求自己，也要求记者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一个记者不可以代表党或党的组织，但他的新闻工作的职责与良知就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年头，万州日报社党委决定要从加强新闻工作者自身素质的训练与提高上着手，充分挖掘人才、启动人才、锻炼人才。因此在报社内部举办了一

系列培训活动。我们确立了一种指导思想：虽然我们办的是地方党报，但却是一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报纸，她肩负着为致力破译三峡工程库区百万大移民这道公认的世界级难题鼓与呼的使命。其特殊的任务，就是既要协助党委抓好移民工作，又要引导人民脱贫致富。同时，现实的经济状况需要我们从市场经济的角度、从减轻政府财政压力的角度发展报业，办好报纸。可谓政治任务与经济任务紧密结合。

一九九九年三月初，我们派出记者侯长青到巫山县采访，并要求这名记者要深入基层，了解农民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如何脱贫致富。侯长青到管辖下庄村的竹贤乡采访，得知下庄村的状况，听说下庄人想从天坑爬上来，硬要在峭崖绝壁上凿开一条路。他当时不相信会有这等事，很想去看一看，但因另有采访任务，只好带着一团疑问离开了这个乡。

同年五月，侯长青再访竹贤乡，去了下庄，亲眼看到下庄人在三点五公里长的崖上凿路，十分吃惊，遂回报社向我报告此事，报社便要求他关注这一新闻事件，现实的导向是要抓农村移民和农村脱贫致富的典型，以此引导、教育广大农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从正面积极地宣传，以振奋人们的精神。

七月，巫山这个移民大县、旅游大县、贫困大县遇到了重重困难：一是一把大火烧掉一条街，二是外来投资者与地方企业发生矛盾，三是城区滑坡体蠢蠢欲动，四是旅

游较之往年经营不太景气，财政困难，经济处于低谷。就在这个时候，个别媒体只为了猎奇，单纯从社会新闻方面不断反映和报道巫山这些灾害灾情，一度使人们情绪低落，县委县政府一直希望媒体多从正面宣传报道来鼓舞人们的精神和斗志，以巩固人们战胜困难的信念，扭转不利发展的局面。

这时，报社派到巫山的另一名记者覃昌年到下庄采访，在《三峡都市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凿天坑》。文章出来后，下庄人绝壁凿路的事迹还不大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报社敏感到其潜在的价值，要求侯长青、覃昌年这两位记者更深入、全面地掌握第一手资料。

八月中旬，侯长青三下下庄采访，得知二十六岁的青年农民沈庆富因修公路不幸牺牲，而下庄人并未因沈庆富的牺牲而停止向悬崖进发的脚步，对下庄人宁可战死也不愿苟存的精神十分敬仰，遂给我来电报告，我希望记者们赶快将采访报道写出来。

九月二日，《万州日报》推出了侯长青、覃昌年的长篇通讯——《下庄人，用生命挑战悬崖》。这一下，反响出来了。首先是巫山县竹贤乡党委作出决定，要求全乡干部学下庄；然后，巫山县骡坪区委决定，全区干部学下庄。群众的热潮引起了县委的关注，巫山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号召全县干部群众学习下庄精神。《万州日报》对下庄精神引起的社会反响高度重视，进行了追踪报道。

九月二十二日，我带记者侯长青，同巫山县副县长谭

开波赴重庆市交通局向李健副局长专题汇报下庄人不怕死、敢献身的事迹，请求市交通局给予支持，让下庄早日修通这条路。曾担任过巫溪县县委书记、原万县市委秘书长的李健同志，了解这里人民的生存状况，对现在的经济环境下出现的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十分赞赏。于是李健同志也希望通过这一事迹教育交通战线上的职工，除了表示对下庄村给予经济、技术上的援助，还给予了报社一定的经济支持，希望我们拿出好的新闻作品作为教材引导交通战线上的人们奋发努力。

九月二十七日，意欲留在万州家里共庆共和国五十华诞的记者侯长青接到布置国庆采访下庄的任务后，立即打消了休假的念头。为了让下庄精神发扬光大，记者必须要具备同样的精神，在万州移民开发区党工委宣传部长张天雄的支持下，我们派出了以宣传部新闻科长郭延平带队的采访组，包括二名摄影摄像记者，五名文字记者。他们分别来自宣传部新闻科、外宣办、《万州日报》、《三峡都市报》、《万州杂志》。九月二十八日，七名记者从万州出发到巫山，九月二十九日到下庄村采访。我当时赴深圳采访“高交会”，只要他们在下庄有手机信号，能取得联系，我们就随时调整报道计划。得知采访中又一修路村民黄会元牺牲，我不等“高交会”结束，就返回万州与记者们会合。面对一千六百多幅鲜活的新闻照片，面对牺牲的黄会元那栩栩如生的形象，看了拍摄的录像，我实在无法平静，我脑际总在思考一些与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呈

现的一些社会现象与下庄精神交替变幻中的问题。

下庄精神是一种时代风范。无论社会进步,科技发展到何种先进的程度,人文精神是不可磨灭的。人创造历史,开拓社会新局面的精神状态应该是积极向上的,绝非“等靠主义”、“享乐主义”可比。人类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任何时候也离不开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

在此,我想到了迪斯尼乐园,想到科克伦走钢丝挑战夔门。同样是在三峡,科克伦的轰动可以牵动中央电视台,可以吸引多家媒体,吸引万千受众,而下庄人用生命挑战悬崖的一组组群像,为生存,为文明与进步宁可战死、不愿苟存的意志与科克伦相比,与柯受良相比,是否更能体现出一种群体的人文精神、民族精神呢?

下庄人可贵的也最有特色的不是表现个人主义,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敢于向大自然挑战的集体主义。当我们推出精选的“大型系列新闻图片展《下庄人》”在巫山展出时,一位丝厂下岗职工被下庄精神感动,当即去百货公司买了几十双解放鞋捐给了下庄人。在万州,许多机关干部,企事业职工看了展览后备受鼓舞。有位下岗职工流着热泪说:我太不值价了,总想伸手要钱来生活,不思努力、常想闹事,与下庄人比,我恨不得钻进地缝中去。

我们的记者也受到感染,工作更加努力,采访更加深入。下庄精神为何有如此之大的动力?原因很简单,人们内在的积极因素、潜在智慧和能量可以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

于是，报社再次加强力量，精心组织，精心策划，充分运用万州日报和三峡都市报的整体功能与个性特征，制订出一整套深入宣传报道的实施方案。

由此，我想到，一个新闻，只要抓好了，抓准了，抓得有深度，就会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带，真正的新闻事件的价值就会全面体现。扪心自问，难道只有猎奇的社会新闻才能引起受众的关注吗？下庄人，下庄精神是最好的答案。

有人问，究竟什么是下庄精神，这种精神有无学术价值？

我只简单作答：敢于而且能够用最原始最艰苦的方式去追求文明与进步，就是下庄精神，这种方式的简单运作就是它的学术价值。

我感到骄傲与自豪！因为我和我的同仁们最先发现了下庄人，最先融进了下庄人，最先研究了下庄人，最先宣传了下庄人……

侯长棚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于三峡库区



下庄村被山困着，被云裹着，从鸡冠梁上看去，风光无限。



下庄村土质尚好，住在小土屋里也可以丰衣足食，但与世隔绝，难知外面的世界。





下庄人十分欢迎外界的人去“光顾”，尤其希望电视的光临，但有了电视机，也无接收信号。





下庄人即便能够丰衣足食，也只是靠三大坨，即：包谷坨、红苕坨、洋芋坨。





柚子香,辣椒红。建国五十年来,下庄收成好,
即使在自然灾害中也可填饱肚,自得其乐。





但下庄人出山去是很艰难的。下图这位活到九十二岁的杨婆婆从未出过山，那双小足走过两个“朝代”，却没走出下庄。





下庄人的坚毅、灵气、顽强、聪慧铸定了他们向往文明、追求时尚的决心。

